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二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三

起重光作璽盡彊
國單闕凡七年

英宗睿皇帝前紀

正統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禮官以

爲當食不食請表賀不許

夏異明史本紀言日當食不見非陰雨之謂蓋推歷者失

之也典彙言五年歲暮勅羣臣曰欽天監言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九十一抄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至期仍救護如制据此則欽天監推是年正月朔日食九十一抄而卒不應故禮官以當食不食請賀而不知其爲推歷之誤也三編則直言日食不應今從之

庚戌大祀南郊

乙卯以莊浪地屢震祀郊庶遣使祭西方嶽鎮大

舉征麓川以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
僉事劉聚副之兵部尙書王驥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
監督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皆王振主
之也 二月大學士楊溥請歸省墓尋還 王驥等奉
命征麓川陛辭上賜驥貴金兜鍪細鎧蟒繡緋衣朱弓
矢許驥以便宜行事驥又薦太僕少卿李贊郎中侯璉
楊甯等隨軍贊畫侍讀劉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夷必
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通綏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
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玁狁則命南仲
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卽罷兵賜書通好至于

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尙
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
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
輕重璽書宥罪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
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
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
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
臣竊謂宜緩天討如周漢之于崇越也至于衛刺特終
爲邊患及其未卽騷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
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遏

如周漢之于獫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安福人三月庚子下兵部侍郎于謙于獄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師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始釋

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

以千數久之始復原官

政異明史本紀系下于謙獄于三月庚子三編亦系之三月皆

據實錄也謙傳謂是時三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大朝薦奏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指劾謙怨望云云遂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按此所記卽是年下獄之事而是時三楊惟榮以去年卒士奇傳皆在而忤振之御史以姓名類謙致誤者恐亦非實錄三編輯覽俱作王振銜之是也

今從之

是月兵部尙書柴車自陝西召還上念車

久勞命與都御史曹翼歲一更代及期病甚請歸治疾

未及行越三月卒車介特有宴樂輒不與至斷酒肉

夏四月己卯以災異屢見遣使祭郊社山川甲午遣使

省天下疑獄楊士奇請之也五月庚戌太白經天

天

明史天文志五月庚戌太白晝見三編作經天按是時以天變命理兩京刑獄則作經天者是也經天與晝見同而經天較重三甲寅命刑部侍郎何文淵大理卿王綱蓋拮据實錄書之

文錄在京刑獄巡撫侍郎周忱刑科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六月右都御史陳智被劾免擢王文右都御

史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廣饑八月召提學僉事

薛瑄爲大理少卿先是王振問大學士楊士奇吾鄉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至是遂召之瑄至京師士奇使謁振不可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議事東

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

自是振遂銜瑄

攷異明史本傳不具年分紀開典彙皆系之是年八月憲章錄書于八年因下

獄牽連竝記耳今
書司是年八月下

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

坤甯宮成

冬十月丁丑下戶部尙書劉中敷侍郎吳

璽陳瑞于獄中敷等掌戶部以京城草束不足請以供

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竝繫獄論斬詔

荷校長安門外凡十六日始釋之仍復其官 庚寅免

畿內被災稅糧

十一月甲午朔上御奉天殿賜文武

落成宴

政異明史本紀系之十一月朔三編系之九月
盡三殿成于九月其御殿賜宴則在十一月皆

牽連記事例
也今分書之

洪永以來故事中官不預外廷宴是日上

遣使問王先生何爲王先生謂王振也上在宮中呼振

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

一坐耶使復命上蹙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
拜于門外振始大悅時上傾心嚮振公侯勛戚咸呼振
曰翁父工部郎中王祐以詔事振驟擢本部侍郎都御
史王文陳鑑俱跪門俯首兵部侍郎徐晞屈膝尋擢尙
書一時士大夫廉恥道喪相與恬然以宮殿成大赦
天下初仁宗欲遷都南京命北京諸司仍稱行在至是
定都北京始去行在稱 癸卯王驥帥諸軍大戰于麓
川拔其上江寨驥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叅將冉保
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至騰衝分道夾擊
遂與蔣貴帥二萬人疾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

風縱火焚其柵拔之斬首五萬餘級 癸丑免河南山
東及鳳陽等府被災稅糧凡四十四萬三千四百餘石
閏月衛喇特額森入貢詔問馬駝芻菽數戶部劉中
敷等不能對王振言于上上怒甲戌復下中敷及吳璽
陳瑞于獄踰年釋中敷爲民璽瑞戍邊中敷旣罷召倉
場侍郎王佐代之 十二月王璽等克麓川璽等之趨
上江也令副總兵劉聚右叅將宮聚等由夾象石渡下
江通高黎共山道與大軍會于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
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璽遣聚等分左右翼緣嶺而
上自將中軍奮擊賊大潰連破之乘勝至馬鞍山進搗

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賊更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驢戒軍中毋動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象陣瑛政之子也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驢令截守西峨渡防賊軼乃分督諸將環攻其七壘積薪縱火風大作焚死及溺江死者凡數萬人思任發僅免攜其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及宣慰司印又所掠騰衝諸衛所印章凡三十有奇犁其巢穴留兵守之而還捷聞上及王振皆大悅丁未詔班師是役也惟副總兵李安駐潞江護餉聞貴等大破賊自恥無功乃率兵追擊餘

賊于高黎共山敗績都指揮趙斌等戰沒士卒千餘人詔逮安下獄 是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皆九載秩滿詔進正三品仍視府事鍾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皆莫能及先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至是以考最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奏聞遂有是命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爲立祠祀之本深爲政勸豪強息爭訟尤折節士人飾治儒學奏新先儒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至是當遷亦以部民留進秩仍守吉安又九年政化大行

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之則廨前民嫁女本深笑曰吾

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尙留此耶遂請老既去郡人

肖像祀之

致異沉鍾陳本深進秩事見明史本傳在正統六年三編系之是年十月今據增入六年

未之

七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 二月庚申車駕謁天壽

山陵越四日三月甲子還宮

致異明史稿三月壬戌朔謁天壽山陵甲子還宮明

史書謁天壽山陵于二月

掘發京師之日也今從之 乙亥免陝西屯糧十之五

旱故也 戊寅賜劉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

月甲午振陝西旱饑是月雨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皆

旱蝗命吏部侍郎魏驥等分往各郡縣督有司捕之又

免山東山西河南被災稅糧 五月壬申論麓川功進

封定西伯蔣貴爲侯王驥爲靖遠伯侯璉楊甯以下皆

陞賞有差致國明史本紀系之五月壬申功臣年表同

記也證之七卿表驥以是年三月還驥受封解部事以

五月封靖遠伯尤爲明析今據之侍郎徐晞爲兵部尙書 戊寅立皇后錢氏后族單微

上欲封其父貴爲侯后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丁亥倭

寇浙東陷大嵩千戶所殺官軍百人掠三百人糧四千

四百餘石軍器無算 六月壬子遣戶部侍郎焦宏整

飭浙江防倭事兼理蘇松福建沿海軍務 是月吳中

致仕越二月卒中前後在工部二十餘年北京宮殿及

長獻景三陵皆中所營造規畫井然然不恤工匠家貲巨萬湛于聲色時論鄙之踰月以工部侍郎王忬陞任尙書 秋七月丙寅振陝西饑贖民所鬻子女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木邦緬甸能效命禽任發獻者卽以麓川地予之旣而任發走孟蒙爲木邦宣慰所擊追過金沙江走孟廣爲緬甸宣慰卜刺當所禽于是緬人挾之以求麓川任發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聞任發被禽懼遣弟招賽入貢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 八月壬寅復命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叅將冉保毛福壽等以往未至而機發遣其弟招賽入貢朝廷不

納會緬甸亦奏獲思任發請麓川地不許收驥以便宜
討思機發且圖緬甸 九月甲戌陝西進嘉禾禮臣請
表賀不許 是月始置太倉銀庫先是歲賦折銀謂之
金花銀入內承運庫至是復設太倉銀庫專以貯銀各
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
折銀者俱入太倉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
上納者亦入焉銀庫之設始此 及明史本紀不書證
之食貨志在是年吾學
編系之九月憲章錄孫
之七月今據吾學編 冬十月壬辰烏梁海寇廣甯
前屯大掠而去時衛喇特額森正強三衛附之泰甯衛
頭目以女妻額森皆陰爲之耳目入貢輒易名且互用

其印上惡其反覆始議討之

國朝明史稿書寇廣甯于十月癸丑又云十一月己

巳掠塞兒山明史不載已巳入寇事其

乙巳太皇太

后張氏崩先是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大學士楊士

奇楊溥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舉士奇因上三事其一言

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

二言太宗詔有藏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

三未及上而太皇太后已崩

國朝楊士奇等所上三事語出枝山野記三編據增

入月中遺詔勉大臣佐帝愔行仁政語甚諛篤太后自

宣庶之崩以上在沖齡凡宮中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

皆罷去禁中官不得差遣有事必關白始行委任三楊

政在臺閣數年來海宇休息皆太后之力也王振擅權以太后故不敢逞數年來太后有疾漸至驕縱及崩而振益無顧忌矣癸丑上始御門視事

御批三編曰當開豎擅權肆橫流毒方深大事無過于此者士奇等甯當不以爲隱憂卽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爾倉猝垂詢諸臣如果忠于爲國當思此事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卽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復號弛禁卽未及陳于平時亦無妨俟之異日有何迫不及待而於呼吸難留之

頃舉此以塞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
事則與前二條之撫拾無當大畧相同士奇等爲相
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容守位至是
而老將及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已史家艷稱三楊
相業果盡可爲定評耶

十一月衛喇特額森遣使入貢故事衛喇特使入貢來
者不過五十人其後利朝廷賞賚增至二千餘人大同
供億費至三十餘萬屢勅不奉約束又所過多殺掠邀
索不遂輒造釁端是春上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
及秋至大同者仍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詔姑納之

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
居庸關詰檢之不許鎮守太監歲造箭簇數十壻遺其
使恃王振庇之故上不之知知亦不問也 十二月葬
太皇太后于獻陵上尊謚曰誠孝昭皇后 是冬以僉
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翱前鎮江西陝西上知其
能至是以遼東寇迭侵將士不能力戰使翱治之翱至
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曳出斬之皆股栗叩頭願効
死翱乃躬行邊塞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
五里爲堡十里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民
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餉不繼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

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大饒政異勦督
遼東軍務

明史本紀不書證之勦傳在是年之冬
今從之吾學編通紀皆系之三月誤

初洪武中鑒

前代宦官之禍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
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尙存至是振以太皇太后崩
益無忌遂盜毀之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尙書郭璉致
仕先是六年御史曹恭以災異請罷大臣不職者上命
科道官叅議璉及尙書吳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
人上皆切責而宥之至是璉子亮受賂爲人求官事覺
御史孫毓等復劾璉璉請致仕許之踰四年卒 以禮

部侍郎王直爲吏部尙書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
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犇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
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時稱得人直子積爲南國子
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改北學留侍直直曰是亂法
自我始矣不可遇王振未嘗少降辭色每坐直先居其
右曰太監四品尙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吏部侍郎魏驥直道自持時王振怙寵獨嚴重驥呼
先生振出六卿皆歛輿避驥一日遇振于崇文門不爲
避振頗銜之遂改禮部尋以老請致仕吏部尙書王直
言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簡乃改南京吏部侍

郎復以老請不允尋進尙書 二月己丑汰南京各衙

門冗官 戊戌淮王瞻墀來朝丙午荆王瞻埒來朝

三月刑部尙書魏源致仕以戶部侍郎王質陞任代之

未幾以失囚謫降戶部侍郎 夏四月以元儒吳澄從

祀孔子廟廷先是慈利教諭蔣明建言澄宜從祀大學

士楊士奇主之遂從明議

攷異明史本紀系吳澄從祀于正統元年四月謹之禮志

言八年慈利教諭蔣明請祀元儒吳澄大學士楊士奇從之明會典亦系澄從祀于八年吾學編續文獻通攷

並同疑紀誤也今據傳年分並據諸書系之是年四月

王驥抵金齒檄緬甸送

思任發緬人陽聽命持兩端驥乃復請濟師圖再舉從

之五月己巳復命平蠻將軍蔣貴會驥討思機發調土

兵五萬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 戊寅雷震奉天殿鵬

吻上輟朝祭告勅修省求直言壬午赦天下 侍講劉

球應詔陳十事

要異明史稿系劉球應詔陳十事于五月以是月殿災求言也明史本紀書之

六月丁亥下牽連並記耳今分書之

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古聖王不作

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

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

自順矣二曰親政務以攬乾綱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

我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左順門或便殿親與

裁決庶政總自一人願皇上守二聖成規使權歸于一

三曰任大臣以崇國體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

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願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置之必不可容亦宜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庶不乖共天職之意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之臣然后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五曰嚴考覈以肅吏治古者省方巡守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

分行天下考察文武庶人知勸懲而吏治亦修六曰慎
刑罰以彰憲典古人君不親刑獄必有理官蓋恐任喜
怒而輕重失平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勅增減輕重不
敢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寃宜使各
舉其職至運輓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七曰罷
營作以蘇民勞春秋營築必書戒勞民也今京師興作
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
作多完亟宜罷工以紓其力八曰寬逋賦以恤民窮各
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
戶部以時振濟核實減免兼安養流民使不失業九曰

息征討以重民命麓川近年用兵死者十之七八軍賞
爵賞不可勝計今瘡夷未瘳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
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之通衢而已緬甸挾以爲功
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
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
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徙軍仁心若此今欲生致一失地
之窮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于好
生之仁哉宜赦緬人斬任發首來獻機發旣已歸罪卽
量削其地分于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甯十曰飭武
備以防外患池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

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衛卒以時訓練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材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廣儲蓄庶武備無闕而外患可弭疏上王振益惡之 六月丁亥下翰林侍講劉球于獄王振尋使人殺之球疏既上下廷臣議惟擇太常官可行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祀事而獄因之起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爲奸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一時公卿以振故皆趨謁德清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私人錦衣指揮

馬順喜謂振曰此可以并殺球矣遂誣以同謀並逮下

錦衣衛獄旋屬馬順殺球乙未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

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直前斷其首血

流被地體猶植立不仆遂支解之瘞獄戶下

攷明史本紀書球

下獄及被殺于六月丁亥明史稿書下獄于乙未蓋下

獄在丁亥被殺在乙未也若甲辰則薛瑄下獄之日明

史稿率連球事振既殺球遂不問獄解璘得釋歸球之

記之今不從見殺也璘在旁竊其血裙歸遺球子鉞鉞後復求得一

臂裋裙以歛順有子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

令爾他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者

傳爲盧氏人球死數日有識校者見其貌瘠色慘詢之

校吐實告且曰爲勢所迫不敢違比聞劉公忠臣吾儕

小人無故作此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悔恨不

已未幾亦死璘有孝行旣歸遂不復出云陔異據明史球傳記董璘

遺球子血裙竝馬順子拳跪馬順事又云俄而子死小

校亦死紀事本末則言此校係盧氏人與耿九疇鄰所

云貌瘠色慘卽九疇所見而憲章錄謂九疇愛其年少

俊美云云弇州史乘攷誤謂清惠正人不宜有此今采

入節而甲辰下大理少卿薛瑄于獄振旣銜瑄欲因

事構陷之曾有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曾與其妾通欲納

之指揮之妻不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

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

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入罪振復諷言官

劾瑄等受賄竝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瑄繫獄待決猶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頗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得釋罷爲民 丙午蠲湖廣逋賦 秋七月戊午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校于國子監門王振矯旨坐之也初時勉請改建國子監上命振往視時勉待之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徑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竝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

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
盛暑柳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
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圖集朝門呼聲徹殿廷
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慙會
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爲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
因公卿請解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
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還奏太后言
于上上始知振所爲立釋之大用朴魯素不爲六館所
知至是名動京師而繼官于國子監不拘檢柙時勉嘗
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遂得其助云

八月致仕祭酒胡儼卒儼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儼與言未嘗及私自處澹泊歲時纔給衣食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之阿曲世以爲知人卒年八十三以右副都御史金濂爲刑部尙書兼侍經筵九月甲子大師抵金齒思機發遣頭目刀籠肘偕其子詣軍門乞降不許是月倭寇浙東先是倭犯海甯樂清皆登岸偵伺旋去留二人在民村乞食被獲置極刑梟其首于海上至是復犯桃渚浙江按察僉事陶成擊却之冬十月徙封鄭王瞻埈于懷慶時瞻埈留京邸踰

年乃之國 十一月宣宗故后胡氏卒先是太皇太后崩后慟哭不已至是亦卒以嬪御禮葬金山后無過被廢天下聞而憐之宣宗亦嘗自悔曰此朕少年事 十二月癸未免山東逃民復業者稅糧二年 丙戌駙馬都尉焦敬荷校于長安右門王振搆之也 是冬王驥蔣貴等以大軍逼緬甸索思任發緬人佯諾不遣潛載樓船來覘官軍而別以他舟載思任發遁去驥等乃與沐昂分五軍薄之緬人亦聚衆以待驥見緬衆盛未易攻又恐多一麓川敵乃宣言犒師而令貴潛焚其舟數百艘緬人仍堅執予地前約復以獻任發之故慮其子

機發致仇爲解于是舍之而專攻思機發 大學士楊士奇旣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卽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時士奇以老疾在告上恐傷其意降詔慰勉之士奇得詔感泣憂不能起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雷電 甲寅命右都御史王文巡延安甯夏邊務文至劾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黃真等皆逮治邊徼爲肅 辛酉大祀南郊 辛未討烏梁海命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將精兵萬人

同太監錢僧保曹吉祥劉永誠但住等分勦之會泰甯衛頭目與肥河衛頭目戰于鄂爾坤大敗衛喇特復分道截殺建州亦出兵攻之三衛大困 二月丙午王驥進兵直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俘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捷聞詔立隴川宣慰司命驥等班師還時機發竊據孟養負固不服自如也 是月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舉措乖舛何以示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學李時勉亦言之詔始營建至是遂成 三月辛亥朔車駕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

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詞旨清明

上悅賜予有加

攷異明史本紀系車駕幸太學于三月朔日據實錄也三編輯覽同稽之禮志

但有正統五年視學無九年視學之事泰氏五禮通攷
據之或者太學未改建以前亦有視學之事然實錄何
以不書意禮志誤以九年為五年歟明闕里志言英宗
視學于正統九年又明史李時勉傳亦記九年視學時
勉進講事今據本紀

而附著其異于此

甲子楊士奇卒士奇自迎附成

祖遭遇永洪宣三朝君明臣直以此侃侃得自行其意
晚值上冲齡踐阼王振專權太皇太后雖委之以政卒
不能制以及于土木之難論者少之初士奇言衛喇特
漸強將為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于附近太僕
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沒未幾額森入寇識

者猶思其言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卒後法司

乃論殺稷越二月稷瘐死獄中

攷異明史士奇傳言士奇卒後有司乃論殺其

子稷憲章劾則云稷逮至京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乃下勅慰諭一言殺稷于士奇卒後一言殺稷于士奇

卒前弇州則云稷逮至京文貞疾已甚論死未決故上以敕慰諭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瘐死獄亦未嘗處決也今按弇州說是士奇在時論死未決卒後朱勇等未遇秋決而死此据國史似不誤今据書之

征烏梁海皆以捷聞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

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然俱無大

功捕其擾邊者奪回所掠人畜而已至是還乙丑論功

加勇太保進亨興安侯封亮招逮伯懷平鄉伯諸將士

竝陞賞有差自是巡邊者多以斬獲邀功三衛積怨遂

爲衛喇特額森鄉導之師 夏四月丙戌以翰林學士
陳循直文淵閣預機務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
三楊主之至是榮士奇相繼卒循及馬愉曹鼐在內閣
禮部援故事請上以楊溥年老宜優閒令循等三人預
議叅決 丁亥振沙州及赤斤蒙古饑 是月旱 五
月己未命法司錄在京刑獄辛未命刑部侍郎馬昂錄
南京刑獄 是月命刑部侍郎楊甯參贊雲南軍務甯
與侍郎侯璉從王驥再征麓川皆有功詔璉與甯二年
更代至是召璉還命甯代參贊軍務時麓川甫平甯以
騰衝地居要害與都督沐昂築城置衛設戍兵以控諸

蠻邊方稍定 六月壬午振湖廣貴州蠻餓 秋七月
已酉下駙馬都尉石璟于獄璟置其家奄振惡其賤已
同類也遂構之下獄 初洪武之末浙江之溫處福建
之浦城等處皆有銀場歲徵其課其後福建歲額增至
三萬餘兩浙江增至八萬餘兩地力旣竭民不堪命上
卽位詔封坑冶而奸民私開遂屢以盜礦相殺傷嚴禁
不可止於是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請復開
銀場使利歸于上而礦盜自絕下三司議浙江按察使
軒輓力持不可謂復開銀場雖一時利而百凡器用皆
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擾其患尤深莫若擇官典守嚴

加禁捕盜自衰息朝廷是輒言得止至是處州賊葉宗
留及陳鑑胡等聚眾數千盜開福安礦福建參議竺淵
捕之不克遂被殺或異據三編言宋彰俞士悅首請開
礦證之明史軒輓傳無彰名惟丁瑄
傳言福建參政宋新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亦不言其請
開礦事三編質實云宋彰明史丁瑄傳作宋新與寶錄
異又瑄傳亦云新交隍人與宋彰里
貫同是宋新卽宋彰也今據三編

癸丑免河南之

開封衛輝南陽河南懷慶彰德等府所屬去年被災糧
凡三十萬三千餘石 是月揚子江沙洲潮水溢漲高
丈五六尺溺男女千餘人 閏月戊寅復開福建浙江
銀場刑科給事中陳傅之請也時中官及言利諸臣爭
和之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

一千餘兩浙江銀四萬一千餘兩比宣德時減半而已

十倍洪武時官屬供億之費較課額尙過之自是民益

困而浙閩之盜遂相繼起矣三編質實引明實錄洪武中福建歲課二千六百七

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課三

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中福

建增課四萬二百七十餘兩甲申瘞暴骸 壬寅雷

浙江九萬四千四十餘兩

震奉先殿鳴吻 是月北畿七府及應天濟南岳州嘉

興湖州台州俱大水河南山水灌衛河沒衛輝開封彰

德懷慶民舍壞衛所城致異據明史本紀書是年兩畿

皆溢又据五行志所載在七月山東河南浙江湖廣大水江河

閏七月今据五行志分書之 八月庚戌免陝西被

災稅糧四十八萬六千石有奇詔有司贖民間所鬻子

女 甲戌敕邊將備衛喇特額森時額森日強遣人授

罕東諸衛都督訥格

舊作喃哥

等爲平章又置甘肅行省名

號鎮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以聞故有是論 九月丁

亥命靖遠伯王驥與都御史陳鑑巡視延綏甯夏甘肅

諸邊初甯夏諸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又

益選軍餘防冬至一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士日益疲

困驥請歲一更代當代者以十月至而得代者留至明

年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上善其議命行之諸

邊時陝西災沴頻仍鑑條上撫安軍民二十四事亦多

議行之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午烏梁海貢

馬謝罪 是月下監察御史李儼于錦衣衛獄時王振

威勢日重自都憲以下見振皆跪儼在光祿寺監收祭

物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遂下之獄謫戍鐵嶺衛攷異

本紀不載李儼下獄事三編書于是年之十月與紀事

本末同惟王振傳作李鐸未知是一人二人否○王振

得志之秋史言都憲以下皆長跼都憲即指陳鑑王文

也弇州攷誤謂王直坐于王振之右此非實錄振得志

時抗禮者不過英國公胡宗伯王太宰及內閣三四人

而已成公朱勇尚書侍郎皆長跪豈有敢坐其上者据

弇州云則當時尚書亦有長跪者 十二月甲子錄

史失其名今仍据都憲以下書之

囚 癸酉再振赤斤蒙古饑

十年春正月丙戌大祀南郊 戊子詔舉天下智勇之

士以備邊將之選 是月天下朝覲各官至京師先是

給事中鮑輝請于各官來時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面加獎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薦舉擢用從之至是舉布政丁鎡等宴于禮部各賞衣一襲鈔百定候吏部遇缺陞用尋擢鎡爲刑部左侍郎汝甯知府李敏爲應天府尹致異丁鎡擢侍

郎見通紀憲章錄在是年正月賜宴下舁州別集卿貳表中言鎡以十年任今從之

王振專權

日甚朝臣無敢言者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爲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山家爲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論斬詔卽磔之不必覆奏致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王振傳三編系之是年正月据寶錄也證之紀事本末同今從之

二月丁巳京師地震

己未免陝西逋賦 丙寅烏梁海復貢馬請貸犯邊
者罪不許詔僇其人于市 壬申車駕至天壽山三月
甲戌朔謁陵丙子還宮時上謁三陵諭百官具淺色衣
服如洪武永樂例又定制每歲三月謁祭以爲常 庚
辰麓川思機發遣使入貢謝罪詔納之 庚寅賜商輅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輅溫安人鄉會試皆首選至是
廷對復第一時稱三元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庚申詔所在有司振逃民復業及流移就食者以頻年
水旱也 是月遣御史提督浙江福建銀場 浙江甯
紹等處久早上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英往祀南

鎮英齋香幣虔誠致禱時民遭厲疫死者甚衆英爲民
禳厲齋宿三日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
日又大雨田野霑足民疫以解皆喜呼曰此侍郎雨也
英歷仕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爲會試考官朝廷制
作多出其手時年七十以三楊不喜故屢請致仕不許

五月畿輔饑上命大理少卿李奎振濟 六月乙丑

振陝西饑免田租三之二 是月以黎澄爲工部尙書
澄前安南王季犛之子蒼之弟也季犛禪位于蒼蒼以
弟澄爲衛國大王永樂間獲季犛父子送京師長繫獄
中赦澄澄善製神鎗供事內府以監造器仗有功遂拜

尙書令專供內府事

陝西明史七卿年表云安南王子卽前所獲黎季犛之次子也

州改誤謂枝山野記言季犛死其三子皆在朝長曰澄改姓陳證之于史澄旣赦監造內府器仗累官工部尙書並無改姓之說余謂所赦三人乃澄與蒼及蒼之偽太子芮亦非兄弟也

合惟以澄爲景泰中任與明史不合今据七卿表

秋七月乙未減糶河南懷

慶倉粟濟山西陝西饑民從巡撫于謙之請也謙言山

陝饑民二十餘萬皆就食于河南訪得懷慶河南二府

倉糧見存六十餘萬石乞減價糶與饑民收鈔解京上

諭戶部曰此古名臣救荒良策也其諭謙速行之謙乃

令布政使年富安輯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

流民以安

陝西明史于謙傳糶河南懷慶倉濟山陝乃謙所請典彙所記亦同今据增

是

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需見州民游食者衆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暇復躬自巡視分別勸懲于是民皆勤力州用以饒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需下錦衣衛獄鑿楚幾死卒戍邊竝坐其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爲民

歐陽明史本紀

不載三編系之是月紀事本末同今據之

八月癸丑免湖廣旱災秋糧丙

辰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稅糧九月擢鄭埜爲

兵部尙書以徐晞致仕代之也埜以元年進兵部右侍郎明年王驥出征埜獨任部事以邊陲多警請令中外博舉謀畧材武士以備任使至是拜尙書又言衛喇特

日盛宜嚴爲備因請增大同兵擇智謀大臣巡視西北
邊務尋又請罷京營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備緩急時
不能用 冬十月戊辰以侍讀學士苗衷爲兵部侍郎
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侍郎竝入文淵閣預機務同日
進曹鼐吏部侍郎馬愉禮部侍郎陳循戶部侍郎時內
閣六人鼐最通達政體自楊榮沒後士奇老病不視事
閣務多決于鼐上亦賢之 以錢習禮爲禮部侍郎王
振用事達官多造其門惟習禮恥爲屈遂以講官久滯
不遷去年乞致仕不許至是上以六部侍郎多闕命吏
部尙書王直會大臣推舉而特旨擢習禮習禮力辭不

允踰二年再上疏乞骸骨乃許之家居十五年卒是月召都御史陳鑑還以都御史王文代填守陝西十

二月丙辰緬甸始獻思任發及其妻孥三十二人送至

雲南任發于道中不食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壬戌復輸河南粟振陝西饑

明史書于是年十月壬辰按十二月無

壬辰明史稿作壬戌是也今據之

是歲衛喇特額森掠哈密欲降之

哈密忠順王之卒也會上卽位之初封其子爲忠順王

王之母額森姊也時額森役屬西北諸部于是沙州罕

東及赤斤蒙古諸衛皆附焉乃挾之以侵哈密圍其城

殺頭目虜男婦尋取王母及其妻北還脅王往見王懼

不敢往數遣使告難朝廷敕令諸部修好毋相侵額森
不從惟送王母妻還哈密未幾又復取之去大肆侵掠
仍數趣王往見王外順朝命而懼額森實甚額森破三
衛脅朝鮮邊將知必大爲寇屢書奏報朝廷迄不省

十一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南郊 庚辰予太監王振姪

林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官竝授錢僧保姪亮高讓姪
王曹吉祥弟整蔡忠姪革俱世襲副千戶中官世襲實
始于此 乙未日生背氣白虹亘天 二月辛酉有異
氣見于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鵠吻上遣官祭告天地
癸亥詔恤刑獄 三月戊辰下戶部尙書王佐及刑部

尙書金濂右都御史陳鑑等于獄時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言官劾佐濂等竝及刑部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錦衣衛獄數日釋之尋命安出鎮廣東 壬申遣御史柳華討礦盜福建銀場旣開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爲賊首自稱大王詔遣戶部郎中楊誥招撫浙江參議吳昇上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勦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爲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隘門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使自

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稍戢而宗留叔掠如故 癸酉

車駕如天壽山謁陵越七日庚辰還宮 是月英國公

張輔及諸侯伯等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許之令以月

之三日往李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

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

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

時以爲太平盛事云 明史李時勉傳 輔等詣國

子監聽講帝令以三月三日行蓋

講期也帝以九年視學時勉以十二年致仕憲章錄以

書系之十一年三月是也聽講當在三月庚午今系之

是月 夏四月倭犯浙西之海甯乍浦 六月丙辰夜

京師地震有聲 明史五行志合今據之 是月免湖州

等府稅糧十萬有奇 秋七月癸酉增市廛稅鈔復設

稅課司領之用戶部尙書王佐議也初上卽位凡課程

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未幾以兵部

侍郎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于有司罷濟甯

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鄒縣鈔關于河西務船

料當稅六十貫者減爲二十貫商民稱便至是佐掌戶

部以軍旅四出庫藏空虛乃請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

課鈔尋令天下稅課司局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

設稅課司官于是征權漸繁

食貨志作九年三編

錄亦書之是年七月蓋志中

庚辰大學士楊溥卒溥

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始入閣洪宣之際天下清平朝無
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
曰東楊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目爲南楊時謂士奇
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比榮士奇相
繼卒馬愉曹鼐輩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溥
卒三年而有土木之變論者追思三楊在當不至此然
依違中旨以釀成賊奄之禍則皆不能無議云卒年七
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甲申太白經天天異三編不載
今據明史天文
志增 八月戊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庚申下吏部尙書
王直等于獄時光祿寺卿奈亨詔事王振擢戶部侍郎

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竝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鞠論亨斬直義新俱徒上宥直義奪新亨俸遂釋之仍復亨職行人尙禡上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遽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卽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卽昨日受辱之囚繫面僚友而統屬官甯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旨裁決不實卽奏還其職上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禡尋授南京御史是月謫大理寺丞羅綺戍邊先是綺參贊甯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

黨也是夏信斌許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真覆覈真謂
綺嘗嘗宦官爲老奴以激振怒召還京下法司擬贖振
改令錦衣衛再鞠指揮同知馬順鍛鍊成獄遂謫戍遼
東 九月辛巳廣西徭叛執化州知州茅自得殺于戶
汪義自山雲卒後柳溥代填廣西不能守成法過于寬
弛雖先後討大藤峽賊及柳州叛蠻頗有斬獲而徭獠
相煽爲亂訖不能靖 冬十月甲寅遣給事御史分賚
諸邊軍士 是月上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壬申減殊
死以下罪 是月命襄城伯李隆巡大同邊賜寶刀一
戒敕將士內外凜凜訖還不僂一人明年隆卒 十二

明通鑑卷二十一
月壬寅大雨雷電翼日乃止 是冬額森攻烏梁海道
使至大同乞糧竝請見守備太監郭敬上敕敬毋見毋
予糧

十二年春正月癸酉大祀南郊 巡撫宣大副都御史
羅亨信奏衛喇特額森專候釁端以圖入寇宜預于直
北要害增置城衛爲備不然恐貽大患時王振用事兵
部尙書鄭瑄不敢主其議遂寢不行 三月癸亥車駕
至天壽山謁陵越七日庚午還宮 丙子免杭嘉湖被
災秋糧凡五十一萬五千石有奇 是月選翰林院修
撰劉儼商輅等十人肄業東閣命曹鼐等爲之師仍命

侍經筵以備他日內閣之選 國子祭酒李時勉以王
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廷臣及國子
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塗或遠
送登舟俟舟發乃還有感泣涕下者 始命天下學校
考取附學生員從鳳陽知府楊瓚之請也瓚以趙城知
縣課績爲山西最擢守鳳陽上言民間子弟多可造者
請增廣生員毋限額下禮部議從之于是諸生日衆定
制食廩餼者曰廩膳生增廣者曰增廣生皆如舊額以
歲科兩考高等充補其額外增取入學者曰附學生天
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是始

歐陽輯覽系之十年四月
重修三編改入十二年之

三月据實錄也今從之
初永樂二年置沙州衛授其酋昆濟楞

舊作因邁珠買舊作住為指揮使宣德間沙州為罕東西番

侵掠不自安乞徙察罕舊城耕牧宣宗遣敕止之又敕

罕東西番還其所掠人畜會上即位昆濟楞懼衛喇特

見逼不能自立帥部眾二百餘人走塞下陳饑窘狀詔

發邊粟濟之且令邊臣議所處置請徙之苦峪徙之自

是不復還沙州但遙領其眾于是部眾攜貳仟入哈密

赤斤者甚多而罕東久駐牧沙州不去昆濟楞訴于朝

朝廷數敕責諸部皆不奉命九年昆濟楞卒長子訥格

率其弟恭羅凌戩舊作克俄來朝授訥格都督僉事其

羅傾古

弟都指揮使賜勅戒諭既還兄弟乖爭部衆畔散甘肅
總兵官任禮欲乘其窘乏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欲
居肅州去年秋禮遂遣使偕訥格先赴沙州撫諭其衆
而自帥兵隨其後比至訥格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
多欲奔衛喇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
凡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詔徙之山東居其頭
目于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爲三屯居清平博平二
縣于是沙州遂空卒爲罕東所據初太祖太宗以次置
哈密罕東赤斤沙州四衛于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
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攷異徙沙州衛

明史本紀不載事見西域傳在是年三
編輯覽系之十二年之三月今據之

夏四月丁巳

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凡九十八萬四千石有奇

五月己亥遣大理少卿張驥振濟甯及淮揚饑 六

月奪英國公張輔田初太監喜甯侵輔田宅輔不從甯

弟勝帥奄奴歐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于上上宥甯勝

而戌奄奴于邊至是甯嗾青縣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

頃上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

視諸勲戚如奴隸諸勲戚亦望塵頓首惟輔獨與抗禮

振亦敬輔輔既衰老又數爲喜甯所侮亦稍屈以避禍

矣 秋七月甲辰敕各邊練軍備衛喇特時額森糾結

諸虜共背中國其部衆有來歸者言額森謀入寇托克托布哈止之不聽詔詰額森不報于是始以楊洪爲總兵官鎮宣府又命左叅將石亨守萬全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未禮部侍郎馬愉卒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遣官分道決遣上納之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爲治之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上然之及卒贈尙書仍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 冬十月磧盜葉宗留反宗留聚衆連掘少陽政和等坑無所得得亦微甚不給用謂其徒曰以吾之衆

卽索金于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恒苦不給也時已
數百人遂掠政和至慶元號召得千餘人延龍泉良葛
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劫建陽從者益衆
遂掠建甯官民皆逃匿會閩盜起遂蔓延不可制攷興宗留
之反吾學編憲章錄皆系之是年之十月證之紀事本
末言宗留是年二月掘少陽坑九月掘政和坑皆不給
用始聚衆反是九年十一年不過盜礦殺官吏而已至此始反也今據書之十一月庚寅
皇長子生貴妃周氏出也攷異明史英宗憲宗紀皆不載三編系之是年十一月典
纂作十月者野史是年閏四月明史推縣更正耳明書
系之是月庚寅爲十一月二日證之景泰三年上問東
官生日金英對以十一月初二日正庚寅也今據之是月以邊警罷山西河南
巡撫官設都御史專撫山西兼理軍務會大理少卿于

謙丁父憂請歸治喪尋起復擢兵部右侍郎 宣大總兵楊洪在迤北久諸部皆憚之至是額森致書于洪且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自是數有贈遺上不疑洪洪亦嚴爲之備 福建參政宋彰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賄王振又屬安具疏薦之爲吏科給事中所劾振陰爲之地于是上竟允安請進彰左布政使彰抵任計所費令縣官驗戶科斂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是歲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竝下獄初銓督南京糧儲御史嘗劾其貪暴遂銜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吹求詬詈御

史范霖楊永劉煒盧祥尙瓠等十人不能堪乃合疏許
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銓亦許奏詣御史于是盡逮十
三道銓忿得心疾死乃論詣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
首建議論決永亦忿死獄中霖以恤刑得減死出獄煒
祥以事白留任霖出獄數日亦卒

及異逮南京十三道
御史事諸書皆不載

事見明史劉煒傳明書系之十
二年七月今系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四

起著雍執徐盡屠維大荒落凡二年

英宗睿皇帝前紀

正統十三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詔釋李景

隆家屬增枝等三十八人令啟門第得自便 二月太

監王振重修慶壽寺凡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寺

在西長安街元初所建振以媚佛故新之

攷異三編書于上幸興隆

寺以十月修賜名大興隆寺慶壽乃元所建之本名也

今分書之

三月戊子詔責孟養宣慰司使獻思機發初思

任發既誅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人貢乞宥罪詞甚哀詔納其貢因敕總兵官沐斌及參贊侍郎楊甯等經畫善後策以聞斌晟之子也晟卒時斌以幼留京邸詔昂代之數年昂亦卒乃令斌以總兵官仍襲晟封爵上既敕諭思機發許以不死而機發以前所遣弟招賽未歸疑懼不敢出時招賽安置雲南上復遣送來京授爲頭目給冠帶月糧房屋隸錦衣衛其從人俱令于馴象所供役冀以招徠機發而機發終不至斌請帥蠻兵討之未幾以糧盡瘠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機發犁其巢穴意乃慊又慮孟養復效緬甸故智故

先以是諭之 壬寅命都督同知宮聚佩平蠻將軍印

充總兵官帥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官軍土軍十五

萬人往討思機發

國史明史麓川傳作官土兵復命靖十三萬今據三編本實錄也

遠伯王驥總督軍務侍郎焦宏督餉驥至是凡三征麓

川皆承振指也 賜彭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安

福人 夏四月辛巳錄囚 是月雨畿山東河南湖廣

旱蝗陝西江西水浙江亦被災免浙江江西秋糧六十

六萬有奇湖廣秋糧八十九萬有奇 初礦盜之亂有

江西人鄧茂七者與弟茂八殺人避仇走福建依甯化

縣豪民陳政景假信義集無賴爲眾所推御史柳華之

編里甲也茂七兄弟皆爲甲長益役屬鄉民閭俗佃人輸粟于田主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人佃者毋餽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追攝茂七拒捕殺弓兵數人事聞上官遣軍三百往勦之被殺幾盡巡檢知縣竝遇害茂七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攻沙縣尤溪政景亦率黨攻汀州推官王得仁與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械政景送京師斬之餘賊悉潰獨茂七黨盛不可制有尤溪爐主蔣福成者亦乘亂聚衆旬日得萬餘襲尤溪據之與茂七爲聲援是時兵衛久弛脅從日衆又苦布政使宋彰

唐政于是相率附茂七爲盜者衆至數萬茂七據陳山
寨自稱剗平王設官屬攻陷州縣是月遂圍延平巡按
御史汪澄至延平聞賊勢熾遠回省會刷卷御史張海
在城被圍遣都指揮范真彭璽拒戰于城外先後敗沒
海乃躬自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
司不我直耳乞貰死免三年徭役卽解散海以聞詔都
督劉聚陳榮討之以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國史明史本紀書登
茂七反于八月乙卯蓋據遣丁瑄招討之月分也五
諸書皆系茂七反于四月明史丁瑄傳同今據之
月丙戌遣使捕山東蝗甲辰遣刑部侍郎丁鉉撫輯河
南山東災民是月以鈔法不通申用錢之禁從御史

蔡愈濟議也自米麥折色之令行遂弛銀禁其交易之
小者則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益壅不行洪武間鈔一
貫直錢千文者至是止折三文于是愈濟請禁民交易
用錢違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然鈔仍不行
而商民益以爲不便其後禁亦漸弛云 召山西布政
使石璞爲工部尚書時王丞相以不能屈意王振致仕去
璞爲振所善遂擢用之 六月命侍郎楊甯巡撫江西
以浙閩盜起流剽入江西境上故有是命 秋七月乙
酉朔京師飛蝗蔽天 河決大名之開州長垣沒三百
餘里遣使振濟蠲秋糧 己酉河決新鄉八柳樹口漫

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尋又
決滎澤漫原武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歷睢亳入渦口
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漂沒人民
不可勝計詔工部侍郎王永和往治之河自永樂九年
浚封邱金龍口使復故道又自塌場口會汶水經徐呂
二洪運道既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宣德以後金龍口
漸淤河復屢溢開封御史李懋請濬金龍口洎正統初
一決范濮一決陽武灌魚臺金鄉嘉祥越數年金龍口
亦決河既橫溢分流東趨不專向徐呂而二洪亦淺澀
不能濟運至是永和至山東亟令修塞沙灣以通漕運

是月始罷保舉三楊既沒尙書王直稍收其權于吏部于是教諭傅璿給事中余忭御史涂謙屢以爲言至是始詔罷之 都督陳詔擊處州賊葉宗留不克死之八月甲戌命御史丁瑄招討鄧茂七等時張海奏至上覽之惻然乃下詔撫諭許免徭役三年復召瑄至諭狀使齋敕往而令宮聚張楷等以大軍隨其後 冬十月王振重修慶壽寺成壯麗甲京師詔賜名大興隆寺振延崇國寺僧主之上幸寺中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童焉 十一月丙戌以福建盜日熾張楷等屢請益兵乃命甯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瑄

遷主簿 以大理少卿張驥巡撫浙江時閩賊之亂葉

宗留陳鑑胡等倚爲聲援流劫處州金華蔓延不可制

御史先後以敗聞乃命驥往督有司捕治會遂昌賊蘇

牙俞伯通等剽掠蘭溪武義松陽龍泉永康之衆與之

相應遠近震動驥至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處州

知府張佑擊敗賊衆禽斬千餘人驥勦撫兼施散其脅

從之餘黨宗留鑑胡亦自相猜殺踰年茂七旣敗浙賊

勢亦孤矣攷異張驥巡撫新江諸書或系之十月或系

之十一月證之明史驥傳言十三年冬命驥

巡撫浙江今從之竝据傳增入石瑁張佑敗賊事彙系之是年冬下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南郊

乙巳免浙江福建銀

課以鄧葉二寇之亂故也 辛亥太白晝見 是月鄧
茂七攻延平不利退保陳山寨丁瑄遣人撫諭賊黨降
沙縣羅汝先黃琴等三十餘人 貴州巡按御史陳鑑
上言思機發已遠遁宜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勞禁
旅王振怒尋以事下之獄 二月丁巳御史丁瑄都指
揮劉福擊鄧茂七斬之先是羅汝先等既降瑄善遇之
汝先等願殺茂七贖罪謂瑄曰茂七據險自衛未易攻
也必欲取之吾爲公說令復攻延平公督大軍分道禦
之以逸待勞我主彼客禽之必矣瑄善之汝先等陰攜
茂七黨而陷茂七以攻城之利於是賊悉陳山之衆直

撲延平瑄以江浙南京軍伏三面而令福建軍素爲賊
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競進突礮作伏起大軍四
面衝擊大破之賊遁走劉福乘勝追之遂斬茂七汝先
及黃琴復以計禽其僞將劉宗羅海郎七等械至軍門
誅之餘黨潰散惟林子得鄧永祖等復擁茂七兄子伯
孫聚後洋攻剗州縣瑄撫諭脅從者使復業分兵徇沙
縣尤溪會甯陽侯陳懋等大軍至合計之攷異據明史本紀二月丁巳御史丁瑄指揮劉福擊斬鄧茂七于延平證之瑄傳言十三年四月茂七圍延平刷卷御史張海奏請招撫乃命瑄往以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大軍繼其後既至令人賁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圖之遂攻沙縣後坪之賊禽其渠陳阿巖明年二月瑄誘賊復攻延平督衆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劉福追之遂斬茂七

又云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甯賴不進日置酒賦詩
爲樂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
福不能平訴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
功亦竟不錄云云三編所記大畧相同而紀事本末及
典彙吾學編等書皆以平岡賊爲張楷劉聚之功甚至
丁瑄無名今按瑄以十三年八月始奉招討鄧茂七之
命及茂七不降乃議討之据明史瑄傳瑄攻沙縣在十
三年之冬而是時張楷有玉山之敗官軍失利陳榮劉
真死之又證之紀事本末言楷自浙江取道行至廣信
爲葉宗留所梗會劉得新破閩賊于建陽道始通楷由
閩道入閩云云据此則明史瑄傳謂楷賴兵于建甯者
卽此時也斬鄧茂七在是年之二月楷不但無功且亦
未當身在行陣至于茂七既死陳懋等大兵亦至詔楷
與劉聚還師討處州賊又復與徐恭石璞等逗留無功
而陳鑑胡之降實張驥陶成二人勦撫兼施之力其後
楷奏業前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則
其攘功于閩又攘功于浙明甚而野史所記大都據其
奏報之文爲鋪張其連平三寇之功蓋未覩實錄也明
史特于丁瑄一傳詳其顛末是平岡之功全在于瑄當
時王振當國賞罰失平故楷班師後卒以無功下獄蓋

至英宗北狩王振已死而後公論始定也今所叙次悉据明史紀傳及三編

已巳靖遠伯

王驥破麓川思機發于金沙江先是驥帥諸將會師于騰衝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機發樹柵于江之西岸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會木邦緬甸兩宣慰兵亦列于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爲浮梁濟師我軍併力攻破其柵寨得積穀四十餘萬石軍士飽騰銳氣增倍賊築大寨于鬼哭山當兩峯上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兵士兵分道竝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思機發思卜發卒遁去時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

部皆震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
天威也驥還兵其部衆復擁思任發少子思祿據孟養
爲亂驥慮師老度賊未可滅乃與思祿約使降授以土
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
爛江枯爾乃得渡于是以捷聞遂班師驥三征麓川卒
不能得叛首一時議者謂其黨振邀功老師糜餉遂以
一隅騷動天下而四川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大
畧謂驥等多役民夫舁綵繪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
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
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抵金

沙江旁皇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翟
亨等俟賊解多捕漁戶爲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爲
功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
振左右之得不問而命英從驥軍自効英知往且獲罪
匿不去 辛未命指揮僉事徐恭充總兵官討處州賊
以工部尙書石璞參贊軍務取異通紀吾學編系徐恭討處州賊及石璞參贊軍務
務于去年之七月又證之明史七卿年表亦云工部尙
書石璞七月出征浙賊葉宗留惟本紀系之是年二月
按明史璞傳言十三年工部尙書王喬致仕璞爲王振
所善召爲尙書明年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徐恭等
往討以璞參其軍事師未至宗留已爲其黨陳鑑胡所
殺巡撫張驥招降鑑胡賊勢少息据此則恭之出師璞
之參贊皆十四年事與本紀合又是年四月張驥陶成
等招降陳鑑胡則鑑胡之殺宗留當在四月之前其時

恭等師尙未至若是去年七月命將焉有事隔八九月而不至浙者紀傳是也年表謂璞以七月出征或是時遣璞先行與驥等會討後聞陳榮之敗始命徐恭總兵以往其時璞已在浙因卽令參其軍事未可知也今仍從紀傳系于三月戊子車駕至天壽山謁陵越五日

癸巳還宮 是月鄧茂七黨林子得等轉掠建甯知府

張瑛與從父敬率兵拒之賊敗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死瑛被執大罵不屈遂遇害事聞詔贈福建按察使賜祭官其子未幾丁瑄禽子得等誅之尤溪之賊鄭永祖復率四千人攻延平瑄偕雍埜邀擊禽斬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會陳懋等大軍至詔瑄還命張楷赴處州會徐恭等討賊 夏四月徐恭等未至處州告急巡按浙江御

史遣參議耿定僉事王晟都指揮沈麟帥兵四千往與

賊戰于麗水三人皆敗沒

攷異沈麟紀事本末作麟吾學編作璠今據明史張驥傳

庚戌賊犯崇安都指揮吳剛被殺旋入江西廣信境張楷檄永豐知縣鄧頤禦之于上饒頤伏兵截殺甚衆俄賊大至頤力戰被執罵賊不屈死于是浙賊復熾王

戌湖廣貴州苗賊大起麓川之役盡調雲南貴州兵連兵十年將士多死列衛空虛于是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貴州之東路遂閉時苗賊所在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萬王驥班師所至民人皆遮泣陳苗害驥曰吾征麓川不受

命平苗也。還至武昌，始奉朝命討之。遂與侍郎侯璉都督宮聚等往璉聚皆從征麓川者也。乙丑遣御史李俊等十三人同中官督福建浙江銀課時罷課之令爲中官及有司沮格不行至是以閩浙將平上意欲減其稅故有是命。是月大理少卿張驥浙江副使陶成招浙寇陳鑑胡等降之。先是葉宗留陳鑑胡陶得二等寇蘭溪成率兵擊斬數百人進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爲內應前後斬首數百生禽百餘人會鑑胡以爭忿殺宗留專其衆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僞署將帥進圍處州然聞官軍漸集閩賊已衰亦頗內懼成見

徐恭等屢勦無功欲乘間招撫之乃單騎從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凡前後諭降者三千餘人于是鑑胡勢亦孤巡撫張驥謀于成以賊中多麗水人遣麗水縣丞丁甯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徑入鑑胡巢許貸其死鑑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仍入山爲亂如故

敗異紀事本末言葉宗留之死在去年陳榮等玉山敗沒之時宗留亦中流矢死證之明史張驥傳言鑑胡以私忿殺宗留而三編亦云

五月丙戌陳懋討沙

縣尤溪之賊平之懋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賊致死于我也及至建甯茂七已死餘賊聚尤溪沙縣諸將欲屠之懋曰是堅賊心也乃下招撫之令竝

立賞格有能自禽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時鄧伯孫據九龍山賊將張留孫者勇而善鬥自茂七起事恒倚之伯孫亦信任焉千戶龔遂榮奉懋招撫之諭親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又僞爲貽留孫書許其降令送書者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皆不自安棄伯孫先後來降于是進兵攻沙縣尙書金濂謀以羸師誘之出伏精兵入其壘遂禽伯孫送京師伏誅 壬辰以京畿旱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錄囚時築壇于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尙書以下左右列坐抑九卿于內官之下遂爲定制 己亥以侍讀學士張益直

文淵閣預機務益博學彊記三楊雅重之至是遂入直
庚子誅巡按福建御史汪澄竝前巡按御史柴文顯
初鄧茂七之亂澄逗留省會檄浙江江西會討尋又以
賊方議降止兵毋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
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以失援被重譴因具白
澄止兵狀兵部遂劾澄失機福建三司又言賊初起前
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遂俱下吏獄成詔磔文
顯籍其家澄棄市是時浙閩盜起所在剽掠爲民患將
帥率翫寇而文吏勵民兵拒守如張瑛王得仁石瑄張
佑之屬往往多斬獲于是上降敕詰讓諸將帥都指揮

鄧安等因歸咎前御史柳華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
命逮華華已出爲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籍其家男戍
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論者謂華所建置未爲過澄文顯
罪不至死武將不能滅賊反委之文吏至與叛逆同科
失刑實甚而虐民激變之宋彰等坐斬遇赦竟以謫戍
終徐恭石璞等逗留無功爲御史張洪所劾詔俟師旋
以聞而張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甯頓不進日置酒
賦詩爲樂比聞丁瑄破賊則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
依違具奏劉福不能平愬之詔責瑄具狀卒之楷等有
罪不誅而瑄以有功不問亦竟不錄一時以爲賞罰失

平輕重倒置皆王振主之云。六月庚戌靖州苗犯辰溪都指揮高亮戰沒。丙辰南京雷電大震風雨驟作是夜謹身殿災延及奉天華蓋二殿門俱燬甲子下詔修省。衛喇特額森寇報頻聞詔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南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已巳赦天下。戊寅命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于大同宣府備衛喇特也。是月前大學士黃淮卒淮自宣德八年主會試歸上卽位再來朝至是卒年八十三謚文簡。是夏烏梁海盜邊大同參將石亨等邀擊于箭谿山禽斬

五十人三衛怨之遂導額森入寇 秋七月己卯朔癸

惑入南斗

致異通紀是月十七日車駕發京師典彙則云是月十七日甲午据此則七月之朔爲戊

寅而明史

天文志書熒惑犯南斗于七月己卯朔則甲

午當爲十六日

又按三編八月英宗北狩目中是月戊

申朔質實云

按實錄八月戊申朔駕至大同自戊申至

辛酉凡十四日

明日帝北去蓋十有五日壬戌也据此

則七月戊寅朔

乃野史誤据侍講徐程頗知天文私語

大建書之耳

今据明史三編

其友劉溥以爲不祥久之不退舍程曰禍不遠矣亟遣

其妻子南還 己丑衛喇特額森入寇初額森屢貢王

振以藻飾太平爲名賞資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

予旣而貢使日增復虛其數以冒廩餼是春遣二千人

貢馬號稱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覈實汰其虛報者不

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悲怒欲誘脅諸部大舉入寇托克托布哈止之曰吾儕服食多資大明何忍爲此額森不聽曰可汗不爲吾當自爲之于是藉減給貢使爲兵端托克托布哈亦從之率三衛之衆寇遼東阿喇舊作刺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寇大同參將吳浩迎戰貓兒庄死之詔遣宋瑛井源等各帥兵萬人屯陽和口是時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上親征兵部尙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尙書王直率百官力諫謂陛下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

臨塞下況今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
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爲不可亦不納 癸

巳下詔親征命邲王居守是日陽和之敗聞西甯侯宋
瑛及武進伯朱冕參將石亨將戰爲太監郭敬所撓瑛
冕戰沒亨單騎奔還敬伏草中得免冕榮之子也諸邊
守將俱逃匿時廣甯右衛指揮僉事趙忠守鎮靜堡敵
圍堡甚急忠乘城固守語其妻左氏曰若城破吾不苟
活汝母子宜自爲計未幾攻益急訛言城陷妻與三女
皆縊死攻圍凡兩晝夜以堡堅解去守臣上忠全城功
擢都督同知贈左氏淑人旌其門曰貞烈云 甲午車

駕發京師

致墨卽是月十六日也諸書作十七日者大建之誤辨已見上惟憲章錄徑作十七日丙

戌此尤誤也丙戌乃是月八日是時警報尙未至安英得有親征之事今月日悉據本紀並刊諸本之誤

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帥官軍五十萬人從戶部尙書王佐兵部尙書鄺埜及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吏部尙書王直留守京師時從行者英國公張輔居首然不使預軍政輔亦老依違而已閣臣惟鼐與益二人而益入閣未及三月相與憂憤鼐乃乘間謀於諸御史之從行者曰不殺王振則駕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切齒于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振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然後遣將領前詣大同則天

意猶可挽也諸御史惴惴無敢應者尋又欲謀之于輔而不得間遂行 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駐蹕居庸關尙書鄧瑱屢諫親征謂此兵內犯一邊將力足以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聽至是扈從出關復首請回蹕振怒令與尙書王佐皆隨大營至懷來瑱墜馬幾殆或勸留就醫瑱曰至尊在行敢託疾自便乎辛丑車駕次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恟恟聲息益急于是隨駕諸臣連上章請留振怒以瑱與佐首倡還議忤旨罰跪草中至暮不得請上將朱勇等白事皆廢行聽命丙午次陽和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密

告振曰象緯示警再前恐危乘輿振曰果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時陽和之敗伏尸滿野軍士人人危懼八月戊申朔車駕次大同振尙欲北行中官郭敬密止之會前途敗報踵至振始有還意己酉命廣甯伯劉安充總兵官填大同安榮之子也庚戌還師振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上幸其家旣恐蹂其鄉禾復折而東時叅將郭登武定侯英之孫也從劉安守大同聞之亟言于曹鼐等謂駕宜從紫荆關可保無虞鼐等爲振言之振亦不聽丁巳次宣府諜報鹵兵大至襲我後遣恭

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帥兵爲後拒庚申克忠克勤力戰敗沒亟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救之勇無謀進軍至鷓兒嶺遇伏皆死全軍殲焉 辛酉車駕至土木日尙未晡去懷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城以王振輜重千餘輜未至留待之尙書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埜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計何得以死懼我振叱左右拔出之遂駐土木寇四面合圍地無水泉人馬饑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額森已遣兵先據之車駕遂不得發 壬戌額森遣使持

書來以和爲名詔曹鼐草敕遣二通事齎敕偕北使去
振亟傳令移營回旋間行伍已亂行未三四里寇以勁
騎四面蹂躪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軍士裸袒蹈藉
死者蔽塞川野宦豎及宿衛士矢被體如蝟上與親軍
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兵擁之去帝遂北狩是
役也官軍死傷者數十萬文武從征扈行之及于難者
英國公張輔泰甯侯陳璘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
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瓊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
戶部尙書王佐兵部尙書鄺埜吏部侍郎內閣學士曹
鼐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榮內

閣侍讀學士張益通政使龔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
慶祖王一居太僕少卿劉容尙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
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曷監察御史張
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
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遂端主事俞鑑
張塘鄭瑄大理寺副馬預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
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凡五十餘人一
時諫親征者自王佐鄺埜曹鼐外鄧棨扈從出居庸關
上疏請回蹕以兵事專屬大將至宣府大同復再上章
皆不報及遇變同行者皆欲脫去棨不可曰乘輿失所

我尙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北征之役郎中胡甯當從以病求代于俞鑑鑑慷慨許之或曰家遠子幼鑑曰爲國臣子敢計身家鄺桡知其賢數與計事鑑曰惟力勸班師耳時不能用羅如墉從征瀕行訣妻子以死報國屬翰林修撰劉儼銘其墓儼驚拒之如墉笑曰行當驗耳後果死事定聞于朝皆賜謚贈官有差瀛珪之曾孫珍隆之子墳志之曾孫也諸公侯伯皆追贈晉一等梁成王貴追贈伯文臣自張益以上皆加贈賜謚龔全安以下皆贈官錄其子入國子監 帝之北狩也中官喜甯從焉額森初聞車駕至錯愕未之信時有一鹵索

衣甲帝不與鹵欲加害會其兄至見帝舉動異人乃擁

出雷家站見額森之弟賽堪王

舊作賽刊

帝問曰子額森乎

抑巴延特穆爾

舊作伯顏帖木兒

賽堪王乎巴延特穆爾者亦

額森之弟皆鹵中貴人也賽堪聞言大驚馳告額森召

中國係虜之使者使讖之果然旁有一虜大言曰天以

仇賜我不如殺之巴延特穆爾立叱之出鹵中呼其長

曰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因從容謂額森曰那顏幸

毋聽妄人言我輩受大明天子恩何忍負之且兩軍相

鬥枕藉死者以數十萬計今以萬乘之尊蹈不測之地

而鏃矢不沾寸兵不及知天意固有在也違天者不祥

當報中國遣使奉迎還國復尋舊好那顏豈不有萬世
美名乎衆聞之皆齊聲應曰者鹵語云者然詞也于是
額森擁帝北去居巴延帳中令護之時中官從臣悉犇
散甯降于額森悉以中國虛實告之惟錦衣校尉袁彬
從陷鹵中額森使侍帝遂不離左右癸亥帝命彬作書
遣千戶梁貴齎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
亟遣送至京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 甲子敗
問至百官皆集闕下相聚哭太后遣使齎金寶文綺載
以八騎皇后錢氏復括中宮物佐之時尙不知帝之所
在令詣額森營請還車駕不報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監

國集朝臣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
洶侍講徐理大言曰驗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
南遷可以紓難尙書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寢于此示
子孫不拔之計也兵部侍郎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
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
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尙書王直學士陳循等
議皆合太監興安金英言于太后曰若去陵寢將誰與
守因立叱羈出之太后又以問太監李永昌對亦同于
是議遂定王奉太后命總百官大小事俱啟聞 丙寅
移通州糧入京師徵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畿沿

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守衛皆
侍郎于謙議也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
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棄之可
惜不如令自取之謙以爲然白于王令京官及軍士有
能運糧至京者官以脚值給之于是京師始有備人心
稍安 召甯陽侯陳懋帥浙兵入衛 戊辰以兵部侍
郎于謙爲本部尙書 諭文武羣臣曰國家爲政莫急
于聽言用人人臣爲國莫先于輔忠薦士卿等國之股
肱耳目凡有治國安民除邪輔正禦災捍患及備賊方
畧竝許直言無隱 是日額森擁帝至大同先是過宣

府額森傳帝令趣開門城上人對曰所守者主上城池
天已暮門不敢開且鎮臣楊洪已他往時羅亨信仗劍
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斬一時人皆死守額森知不可動
乃引去至是郭登守大同亦閉門不納帝遣人謂登曰
朕與登有姻何至拒之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
其它時額森索金幣甚急袁彬以頭觸門登令以飛橋
總彬入尋與廣甯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
謁帝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郭敬家資進
帝以賜額森等初額森索賂許以賄至卽歸聖駕至是
不應是夕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明日

復擁帝去 己巳立皇子見濬爲皇太子改名見深時
太子方三歲以皇太后命立之仍命王代總國政 卹
陣亡將士 庚午王攝朝御午門左門右都御史陳鑑
合諸大臣言王振傾危社稷構陷乘輿請族誅以安人
心哭聲震殿陛振黨馬順叱之退給事中王竑憤起與
刑科給事中曹凱共捽順髮嚙其肉曰汝往時助振惡
倚以作威今事至此尙敢爾耶與衆共毆之立斃攷異王竑
捽馬順髮與衆共毆之事見竑傳證之明史曹凱傳凱是時共捽順髮今據增又索振黨內使
毛王二人太監金英見事急捽之出亦擊殺之曳三尸
陳東安門有頃又執振姪王山反接跪于廷衆爭唾罵

之一時衛卒洶洶朝班大亂王懼欲起尙書于謙直前
掖王止請宣諭百官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尋命
縛山至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
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它珍玩無算已而
郭敬彭德清皆自大同逃歸竝籍其家下獄長繫時猶
以爲薄云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當排衆掖王時袍
袖爲裂旣出左掖門尙書王直執謙手曰國家正賴有
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蓋直自以篤老倚謙爲重
謙亦毅然以宗社安危自任天下賴之 辛未命右都
御史陳鑑安撫畿內軍民于謙薦之也 是日帝至威

甯海子遂出塞 封總兵官楊洪爲昌平伯仍填宣府

洪前後守城有功額森挾帝命脅洪開門者三皆不聽

王益重之額森令帝貽洪書洪封上王遣使報洪曰此

書僞也自今有書悉勿受洪于是一意堅守

陔異據明史功臣表

洪以正統十四年八月辛未封證之洪傳言景帝監國
論前後功封昌平伯景帝監國在八月乙丑也先擁上
皇至大同在戊辰今洪之封去監國僅七日史所云積
前後功者是也若其所謂後功者則正以大同不納上
皇一事野史乃謂洪以閉門不納上皇逮下詔獄吾學
編遂于是年八月書逮楊洪石亨下獄奔州攷誤駁之
謂洪之封卽在是月辛未石亨以陽和之敗降爲事官
是年八月擢爲右都督九月封武清伯二人初無下獄
事也又證之明史功臣年表洪亨二人封伯皆在八月
辛未是正史所記並無下獄之事明矣惟亨之封奔州
以爲九月者近之蓋寇至 壬申命都督石亨總京營
總京營時也今別記之

兵亨以陽和之敗奔還謫爲事官令募兵自効至是于謙薦之遂有是命尋封武清伯 甲戌帝至黑松林額森營在焉帝入營額森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帝居巴延特穆爾營去額森營十餘里巴延與其妻見帝彌恭謹而額森屢欲伺間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額森所乘馬復見帝寢幄有異瑞乃止帝旣入沙漠所居止毳帳敝帷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而已袁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甚恒以脅溫帝足又有哈銘者蒙古人幼從其父爲通事官入鹵中至是亦侍帝帝宣諭額森及其部下嘗使銘額森

有所陳請亦銘爲轉達帝每南望悵鬱二人時進諸語
慰帝帝亦爲之歔顏 乙亥以修撰商輅彭時入閣預
機務陳循高穀所 也時方以繼母喪乞終制不許
諭邊將自今衛喇特奉駕至不得輕出輸南京軍器于
京師 是月辛未月晝見與日竝明壬申癸酉夜天鳴
有聲如瀉水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給事中程信所
薦也尋授大理寺丞 以羅通爲兵部員外郎提督守
備居庸關初通以兵部郎中從王驥整飭甘肅邊務爲
驥所劾謫爲廣西容山開官已調廣東東莞河泊所官
及是于謙陳循薦通有邊才遂復起通至關相度形勢

上言居庸爲敵出入之衝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備額森藉送駕爲名因之入寇從之尋進郎中 廣東賊黃蕭養作亂蕭養南海人以爲盜捕繫獄中潛通其黨艤舟在外是月蕭養越獄出凡百餘人遂乘舟遁入海嘯聚羣盜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廣州詔總兵官安鄉伯張安討之 進陳循戶部尙書高穀工部尙書仍兼學士 九月戊寅朔帝在巡北額森遣使來言欲送帝還京師謀入寇也使還賜額森金百兩銀

二百兩綵幣二百匹時廷臣合請皇太后曰車駕北狩
皇太子幼沖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速定大計以
安宗社太后然之羣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
歸邸邸羣臣復固請尙書于謙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
私計會都指揮岳謙使衛喇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
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王卽皇帝位以明
年爲景泰元年遙尊帝爲太上皇頒詔赦天下免景泰
二年田租十之三 庚寅張楷報處州賊平前後聽招
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時值張驥陶成勦
撫兼施賊勢已衰楷亦攘其功奏之而陶得二聞赦降

未幾復叛楷還廷議楷無功追論下獄詔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癸巳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達于上皇時上初立尙書于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輓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楊洪石亨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上深納焉

甲午祭宣府土木陣亡將士瘞遺骸 乙未安鄉伯張安討廣州之賊指揮僉事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安

帥舟師遇賊于碇船澳方醉卧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
尾賊薄之安溺死清爲賊所執擁至廣州城下使諭降
清大罵不屈死蕭養慶勝遂僭號改元自稱東陽王據
五羊驛授僞官百餘人 辛丑擢給事中孫祥郎中羅
通爲右副都御史分守紫荆居庸關 甲辰遣御史十
五人募兵畿內山東山西河南 遣都督同知陳友帥
師討湖廣貴州叛苗 乙巳遣使奉書于上皇告卽位
也 丙午貴州鎮遠蠻苗金臺僞稱順天主與播州苗
相煽爲亂圖平越新添等衛半年巡按御史黃鎬死守
糧盡掘草根食之王驥頓兵辰沅不進詔調雲南四川

兵會驥討之時上皇北狩廷臣劾王振竝及驥以驥方
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以參議楊信民爲右僉都
御史巡撫廣東初信民爲廣東參議清操絕俗先後劾
巡按郭智黃翰等又劾僉事韋廣廣遂許信民與翰俱
被逮軍民譁然詣闕下乞留信民詔復信民官而翰廣
皆鞫實除名上監國于謙薦之命守白羊口會廣州圍
急嶺南人乞信民遂有是命于是廣州士民間而相慶
曰楊公來矣時廣州被圍久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
采絕而鄉民避賊來者拒不納多爲賊所害民益愁苦
歸賊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鑿給民得出入賊見

木鐸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是月詔減浙江福建銀場課尋命封閉之廣甯伯劉安填大同時額森欲以妹進上皇使人言于安安奏聞上切責之未幾自太同馳至京師言奉上皇命來告敵情且言上皇已進己爲侯羣臣交章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宜正典刑上令禁錮之會雲南提課鹽舉司吏目胡仲倫緣事入都上疏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諸昏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

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稍從其一大事去矣今宜亟命宣大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敕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以郭登爲總兵官填大同代劉安也登值北狩之後大同軍士多戰死壁壘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奮厲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上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至是代安初蒞鎮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

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爲天下最 以練綱爲
監察御史綱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上卽位綱
上中興八策至是聞額森將入犯復言和議不可就南
遷不可從有持此議者宜立誅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
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
同守臣勤王檄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上悉從之綱有
才辯急功名都御史陳鑑尙書俞士悅皆綱同里念綱
敷陳時政有聲又所言皆合上意薦之故有是擢 巡
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往者江
南寇發輒以誅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

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窺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勵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上雖嘉納之不能從 冬十月戊申額森詭稱奉上皇還遂大舉入寇先是額森以中國喪君有君欲挾上皇要之不可得乃會衆議喜甯請以送上皇爲名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京師空虛長驅而入必將南遷大都可有也于是額森計決奉帝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遣人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額森知有備不敢攻登馳蠟書入奏京師戒嚴 壬子詔諸王遣兵入衛乙卯命于謙提督諸營將

士皆受節制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
聞乃議戰守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盡閉九門堅壁以老
之謙曰賊張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張也乃分遣諸將
兵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等
陣于德勝門以當賊衝都督陶瑾陳于安定門廣甯伯
劉安陳于東直門武進伯朱瑛陳于朝陽門都督劉聚
陳于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陳于阜城門都指揮李端
陳于正陽門劉得新陳于崇文門楊節陳于宣武門皆
受亨節制按興分遣諸將列陣九門三編悉閉諸城門
據實錄書于實實中今據之絕士卒反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

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瑛
晃之子興祖以宣德間征交趾敗績論死至是釋而用
之額森自大同至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將遁守備通
政使謝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
關避賊澤不可賊至兵潰澤厲聲叱賊遂被殺丙辰額
森抵紫荆關喜甯導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
指揮韓清戰死關遂陷長驅而東祥之死也言官誤劾
其棄城遁及寇退有司修關得其尸于戰地焚之不以
聞祥弟祺詣關言冤景泰初詔卹其家 丁巳詔宣府
遼東總兵官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兵科

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
棄駕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由此
以觀邊關不固雖守京城不過保九門而已宣府爲大
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非人楊洪等旣召
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上是之
乃分遣別將代守 額森擁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
進茶果羊酒進次蘆溝橋園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
皇太后一致上一論文武羣臣戊午額森兵薄都城列
陣至西直門上皇止于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
壽敗敵于彰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口己未

寇擁上皇登土城喜甯嗾額森邀大臣迎駕詔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少卿出城朝上皇進書敕額森與巴延特穆爾掇甲持弓矢侍喜甯復嗾額森曰此小官耳于是額森不見復等令亟遣于謙石亨胡濙王直來上皇亦諭復等宜亟去遂辭歸額森更索金帛萬萬計廷臣欲議和遣人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它非所敢問額森旣不得請四出窺掠庚申遣數騎來覘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中遣數騎誘之有頃敵以萬騎來薄伏兵出神機營火器發范廣躍馬陷陳勇氣百倍遂敗敵于城下額森之弟博囉

茂諾海

舊作李羅
卯那孩

中礮死敵復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

斬其前鋒數人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支欲入城給事中程信督軍守西城不納自城上發箭礮助之會亨分兵至敵稍却欲還至彰義門副總兵武興邀擊敗之而內官數百騎欲乘勝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興中流矢死寇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爭投磚石擊之囂聲動地會僉都御史王竑督毛福壽高禮援至寇乃引去 壬戌寇退初額森深入視京城可旦夕破及見官軍嚴陳待意稍沮至是相持五日要請不應戰輒不利會其別部攻居庸者五萬天大寒羅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可近七

日遁走通追擊三敗之斬獲無算額森大沮又聞勤王兵且至恐斷其歸路乃以是夜拔營遁仍挾上皇北行謙諜知上皇移駕遠令亨等夜舉火發大礮擊其營死者萬人寇自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焚毀長獻景三陵寢殿時昌平伯楊洪奉詔帥兵二萬人衛比至寇已退敕洪及孫鏜范廣等追擊餘寇京師解嚴論功謙及亨爲多癸亥詔進亨武清侯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辭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

因

據明史瓦刺及楊洪傳皆以追擊也先爲楊洪之功其次則范廣孫鏜故楊洪師還論進侯爵錄其功也野史謂石亨追賊于清風店大破之李夢陽有清風店歌云學編據之且鋪張亨之從子彪在安定門持斧擊賊事

弁川攷談駁之謂據于肅愍碑皆無此二事況亨自虜
退即進封侯在京營塲奉上皇由良鄉大掠而去以甲
子出紫荆關亨何嘗以一兵追之而有此談也按明史
亨傳亦不載其記彪事不過言其善用斧追襲餘寇頗
有斬獲而已今刪去石亨追賊事仍據明史紀傳書之

甲子額森擁上皇出紫

荆關丁卯詔止諸藩及各鎮勤王兵寇退故也 額森

之入寇也托克托布哈在後未入關聞敗而遁時衛喇

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爲汗兵

較少阿喇知院兵又少三人互猜忌而南犯之利多歸

額森害則均受之至是托克托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

欲却之尙書王直胡濙曰彼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厚

加賞賚以間之從之 辛未楊洪等追餘寇至霸州破

之獲阿歸等四十八人還所掠人畜萬計孫鏗范廣追寇至固安亦捷及關寇返門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及是月大同總兵官郭登將帥所部自雁門入援奏至京師解嚴上優詔褒荅之登以京兵新集不可輕用上用兵方畧十餘事上嘉納焉十一月丁丑楊洪師還論功進封昌平侯命帥所部留京師督京營訓練兼掌左府事洪陳禦寇三策上以洪宿將所言多采納癸未以顧興祖爲左軍都督同知劉安爲右軍都督同知劉聚爲中軍都督僉事命修塞沿邊關隘時兵部缺官三人皆起廢用之辛卯以毛福壽充副總

兵官討湖廣辰州叛苗 壬辰上皇至衛喇特自出紫
荆關連日雨雪上皇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
袁彬執鞭哈銘隨之既至鹵營額森來見宰羊拔刀割
肉爲敬尋值上皇聖節進蟒衣貂裘設筵宴嘗謂上皇
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
中國遣使徒勞往返喜甯聞而怒曰欲急歸者彬也必
殺之 乙未遣刑部侍郎耿九疇安撫南畿流民賜復
三年時鳳陽等處歲饑盜且起九疇至招徠流民七萬
戶境內以安 丁酉命僉都御史蕭榮等填河間保定
真定 乙巳冬至免朝賀 是月改刑部尙書金濂于

戶部加太子太保以掌都察院事俞士悅爲刑部尙書
大學士陳循等以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參楊洪軍
務從之尙書于謙言于上曰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
都之門戶今洪旣留中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填守乃
以左都督宋謙鎮守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關
謙又請以重臣填守山西防寇南侵皆從之 十二月
庚戌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 辛亥以王驥爲平蠻
將軍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侍郎侯璉總督軍務時平
越圍尙未解苗勢益熾衆至十餘萬 以都督同知董
興爲左副總兵討廣州賊黃蕭養戶部侍郎孟鑑參贊

軍務 癸丑尊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甲寅立妃汪氏
爲皇后徙上皇后錢氏別居仁壽宮 丙辰大赦是日
彗星見天市垣市樓旁厯尾度長二尺餘凡二十日始
沒 己未命石亨楊洪柳溥分練京營兵 戊辰祭陣
亡官軍于西直門外 叛閹喜甯勸額森西犯甯夏掠
其馬直趨江表居上皇于南京袁彬哈銘謂上皇曰天
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空取凍餓且至彼而諸將不納
奈何上皇亟止甯計甯愈欲殺二人屢譖之額森上皇
力解而止 以禮部侍郎楊善爲右都御史善以土木
之潰問行脫歸額森入寇改左副都御史提督京城守

備至是寇退遂進官 是歲浙閩盜赦而復叛浙江布政使孫原貞條上方畧請爲備至是卽命原貞參議軍事深入禽其魁而温州餘賊猶未滅乃命都指揮李信爲都督僉事調軍討之遂拜原貞兵部侍郎參信軍務填守浙江會原貞丁母憂當去副都御史軒輓請留之報可